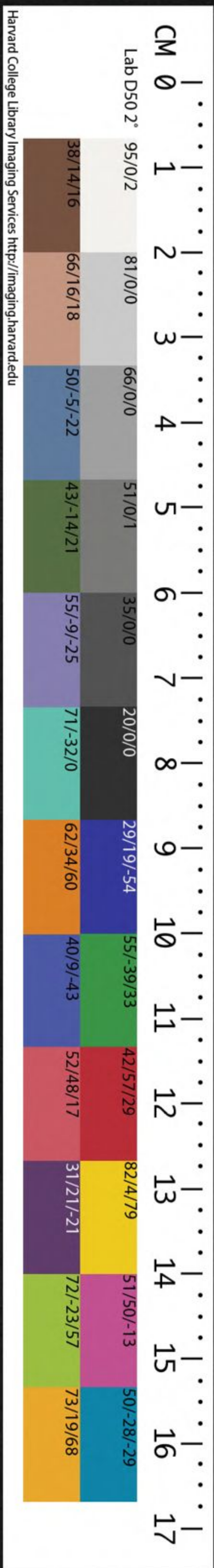


T. 2. 720/396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9 1933



此書之體裁
其法之精微
其理之深奧
其言之簡明
其行之切實
其效之顯著
其功之大矣
其德之厚矣
其澤之廣矣
其光之遠矣

此書之體裁
其法之精微
其理之深奧
其言之簡明
其行之切實
其效之顯著
其功之大矣
其德之厚矣
其澤之廣矣
其光之遠矣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朱國禎輯

平河北寇

正德初年劉瑾亂政括天下財自潤凡布政入覲者人
獻二萬金公差各官亦俱進獻不卽得罪有死者罰米
自公卿迨庶職無不破家查糧賠補徧于鄉邑末秩卑
官倘至千數死亦不宥派及親隣在位解體貪黷成風
民膏涸竭孳死盈路相結爲盜歸德有張忠者以盜擒
獄中或曰被陷曹州趙實素橫鄉里聚千餘人將劫出
之爲亂山東則王紹吉王平被獲論斬八十一人天津

則仲良善副使陳天祥招降之用其力通賄京貴在畿
內則白英最先著所在蜂起瑾謂守臣不足任且多欺
蔽乃命御史柳尚義駐天津甯杲駐真定薛鳳翔駐高
郵潘銳駐薊州分地督盜移家專理之杲尤酷烈獲盜
迎而出入磔之示威金鼓聲日夕相聞瑾尤器之霸州
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爲深窖同時劉六
名劉七名齊彥名李隆楊虎朱千戶皆附之諸大璫多
文安人茂通賂納交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隣
結爲兄弟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
中得進豹房嘗侍 上楚踰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

淵叅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
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乃吾
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扼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今日
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
諸將聞風膺胸及甯杲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僞作
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驍勇數十人乘不
備入擒之斧折茂股載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道罪
忠與永成爲請于 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
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令劫近境
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各歸鄉里

其膽力弓箭絕倫諸盜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
協捕有功後凡遇倣皆令六七追逐以爲常御史蔣瑤
亦用而賞之或勸瑤并捕絕禍本二人覺颺去杲仍圖
形捕之連繫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感憤恚乃相聚抗
官府搶行旅旣劉瑾伏誅杲亦被劾麾下健兒多歸之
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姪出首自領三十
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賞之令追捕他盜自効正德
五年十月事也尋復叛去從附白英英已馳至山東矣
十二月徐州賊白晝突入呂梁洪主事伍全官舍執全
榜笞劫取椿草等銀始釋全趙風子者名鏃文安縣諸

生驍勇每大言自負六七等來劫與家屬避立水中賊
得其妻將汚之鏃怒奮往殺傷二賊賊以計擒之說使
降許諾歸家與弟鏞鏑聚五百人會于河間齊彥名被
擒囚于安肅劫出之由是賊黨始煩自畿南達山東徐
淮倏忽來去勢如風雨六年正月兵部以盜滋蔓請出
師乃命坐營署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御
史吳堂紀功兼治糧餉瑾至德州奏言白英等約三四
百人分爲二一劫諸城高密安丘沂水一自穆陵關南
陷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馳數百里
而官軍馬少何以追敵請于東兗濟南及直隸養馬地

方取給非馬所產者令給價覆議如請且言宜稍假瑾
權乃命瑾充叅將提督捕盜三月山東賊殺指揮張英
等六人薊州都御史李貢以聞且請調京軍并達官軍
舍委官統領會各兵備守備四路勦賊兵部議以山東
巡撫蕭翀及貢謀略俱可用宜令翀督分守保定副總
兵王欽真定守備孫懷河間守備袁彪天津兵備陳天
祥貢督分守通州黃璽守備涿州王勇三河王玉調集
附近官軍兵快及見選達官軍舍隨賊所在出奇勦殺
從之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祁開
等州境大肆殺掠攻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

城陽信曲阜等縣及泰安州皆破之日照典史余清義
官司福禦之皆被殺泰安州知州諸絢指揮王龍先遯
居民驚潰都指揮高岱狄公唐遇賊蒙陰引却不敢戰
詔逮治絢等而錄清等子孫如例賊據樂安山東備倭
指揮朱泰率官軍擊破之斬七十二級擒一百二人清
豐滑縣復爲賊破進犯闕里叅將李瑾撥軍守護賊破
金鄉縣叅政史學僉事杜旻棄城逃逮問時以賊久未
平重其禁被賊破殺者掌印及守備捕盜官皆斬雖無
城池罪亦如之然賊衆且強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
勢不能支遂開斂賄求免之弊議遣大將命惠安伯張

偉總兵副都馬中錫陞右都提督發京兵討賊申定軍法然不能盡行也賊延入河南破郟城李瑾追至寧陽斬百五十餘級犯信陽州都指揮僉事馬振等督兵城守賊解去遂追至湖廣應山縣境戰敗振及信陽衛指揮陳鎮皆死焉四月破萊縣知縣熊驂遜去聞賊屯文宇集與主簿韓塘率民兵五百人追至章丘紅溝村力戰殺傷相當日暝賊驟至皆死之攻郟城縣知縣唐龍擊破之斬數百人李隆等二千餘騎自蒙陰山出破長山縣李瑾率兵追擊小清河斬三百級是時州縣鎮集驛遞二十餘處自正月來皆爲賊所破焚劫官廨廬舍

死者無筭所過居民凡賊至反樂於供給棄家從亂者比比而是官軍一至卽閉門迺懸賞召募亦鮮赴者蓋以供億之煩搜索之苦或掩殺報功尤甚于賊兵出無功賊愈熾楊虎一枝獨入山西而馬中錫旣至以家在故城墳墓親戚所聚恐爲賊所害主于招撫徧檄諸路不得攔捕并給食賊聞且信且疑過故城戒勿犯馬都堂家于是衆闕然謂中錫通賊而賊別部楊謙等掠濬縣知縣陳滯敗之於達蓆岡斬酋四人擒九人遂遜入太行山楊成等掠沛縣指揮費寧趙鳳禦之敗績千戶劉經戰死官太保者永清縣吏縱酒賭博糾集惡少

與劉七等合僭號大王所至屠戮五月爲天津副使陳天祥所獲磔于市李華者逆瑾餘黨亡命山西聚衆至千人衣幟皆赤與楊虎等合大掠壺關縣之趙村潘王乞師討之上切責鎮巡官令軍衛有司失事者俱停俸戴罪殺賊其流入河南者圍指揮僉事趙玉于陳橋鎮指揮陳鵬與戰敗績宋振救之乃解去奔聚林縣山中復出掠衛輝懷慶河南按察使彭澤上言賊計有三或面縛來降變名潛避上也北有戴儀兵南有宋振兵惟中路衛輝大名兵寡若暫時假息乘隙出山仍借故道長驅剽掠徐爲迺散之計中也若倚恃林輝濟源河內以西壺關陽城陵川高平以東地方險遠柵爲家計以圖久駐下也然此賊自揣不赦必出其下憑山谿之險糾合土賊招聚亡命迫脅善良則環百數十里之境民畜錢穀皆爲所有時遣數十百騎劫擾彰德衛輝懷慶三府使我軍不得休息錢糧日費彼合而逸我散而勞將來未可猝定也爲今之計必須山西河南兩鎮官軍協同宋振表裏夾攻使其寢食不遑進退無所不過旬日間殄滅無遺若但移文山西鎮巡官截殺徵調官軍關領軍器往返動以月計機會旣失於因循士氣亦沮於牽制繼有後謀難以濟事時晉王亦奏乞發兵俱

下馬中錫督諸將循新例勦殺河南盜乘舟入湖廣由
應山破雲夢掠黃州都指揮張頃追敗之乃趨江西掠
星子縣都指揮趙鉞敗之復還湖廣六月楊虎等復自
山西十八盤山口還破武安縣熒臨洛鎮掠威曲周武
城清河故城等縣及景州東西關連窩泊頭等鎮由淮
鎮店渡河復入文安與劉六等合時都指揮桑玉素受
賊賂不肯盡力嘗相遇文安村中六七匿民家樓上欲
自剄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脇官軍敗刃者數
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
恐也六七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去玉大敗命署

都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都指揮使王琮充叅將率京
營兵千人往討七月賊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初賊
薄城豸率衆捍禦斬賊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攻益急
閱三月城陷豸罵賊死賊怒屠城死者四千八百餘人
叅將宋振駐兵縣東門與賊對語不發一矢賊尋引去
山東賊連破武城樂安陽信霑化海豐青城等縣攻樂
陵知縣許達敗之始遯攻日照縣指揮童鼎戰敗知縣
李茂登樓呼指揮石盤策應盤開門遯城破茂被執得
釋賊至武安縣知縣吳敏政追捕重傷叅將戴儀救之
斬賊十餘人賊從臨洛關北去大氏賊均起畿內恃馬

力倏忽馳驟棲野不占城郭蹈虛不立方所每戰驅擄掠者居前號呼衝突官軍見形卽縮賊相與笑樂恣所殺稍遇勁兵前者俱陷自以精騎覘勢爲進退莫可控揣用力頗難益得自肆蓋就中有二派其一劉六七爲主七更雄黠與六年分乍合率齊彥名等踰山東河南透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爲絕地其一楊虎爲主率劉三趙鏊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直抵文安復往河間泊頭慶雲亦由山東陽信海豐向西南上江爲散地所至縱橫如路無人之境乃各地方官互相推委又皆以中錫爲辭中錫束手欲戰則兵未集撫則賊佯許實背終不得要領然亦竟不悟又不可中變也虎旣與六七合復至文安密邇近郊叅將王琮副總兵張俊等會兵防守團營提督內外官選精銳備緩急京城戒嚴兵部謂賊強非京兵可制宜府延綏二鎮遊奇兵數多邊儼稍稍用之必有功乃徵副總兵許泰馮禎郤永各領所部泰永千人由居庸關至涿州禎千五百人由紫荆關至保定聽調遣六等退屯德州之桑園中錫單車直入撫之賊驚喜羅拜上酒叩首願降然終未決二三千人自稱劉六破南宮執知縣孫承植焚縣治放獄

囚又掠寧晉皇莊千餘騎至阜城縣焚其東南二門入城擄掠復入獻縣八月中錫等奏賊劉寵等四十三人悔過自首且言寵等先以犯罪迫饑寒爲盜罪惡雖不可原然其初心不過避死今旣畏法悔罪乞下廷臣議處兵部以寵等果解甲赴軍門服罪卽准自首如或詐僞緩師仍請會勦乃復令中錫等審處以聞 詔下中錫遣人示之時已先有旨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斬者免死中錫使至曰無多言吾已知 朝廷不赦我輩矣乃出 詔旨於袖中拂衣挺刃而去 朝廷知中錫不任以伏羗伯毛銳兵部左侍郎陸完兼左僉都督

邊兵討賊完至涿州忽報賊在固安 上召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內問曰賊在東而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欲令兵部追還完等令東何如東陽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內可至賊船在水套自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甚易但恐人心不齊向來屢失事機正坐於此今官軍在此宜亟出勅東南諸將隄備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奏畢 上曰先生用心命賜羊酒而退賊奪官民船擁衆至侯安鎮將攻霸州都督白玉充副總兵領兵駐東安都指揮王杲駐通州都指揮陳勛駐永清副總兵張俊往天津會少卿陳天祥

併力防禦傳 旨張偉馬中錫玩寇殃民有負重托其
取回京原統京營并各處官軍俱聽提督陸完節制賊
破大城靜海二縣遂至青縣興濟滄州又五千餘騎復
入青縣殺致仕寺丞蕭英中錫等尋被劾與張偉桑玉
宋振俱下獄擬死巡撫邊憲蕭翀李貢停俸立功中錫
竟死于獄偉赦出奪太保振戍邊玉監決憲翀後亦下
獄釋復職尋罷歸人以爲未蔽法云九月劉六七入樂
安張興南入嶧縣楊虎西南入東昌又有王某者從東
光渡河而西衆分爲六愈滋募增調偏頭等關備兵六
百人河南毛葫蘆兵千人各守險隘楊虎等二千餘人

攻滄州奪船爲浮橋列兵圍之數重運同李文英戰歿
知州張奇鹽運使楊鏐等分城守禦焚其橋圍三日不
克將解而南劉六七等復至乃取車薄門下駕木爲梯
使小船填掩城濠復四面圍之時浙江千戶滿正押解
兵器至與廣東指揮聶瓛俱在圍中以所帶弓弩藥矢
射賊復投火銃焚其梯凡五日劉六七中流矢所遣謀
者亦被獲遂焚掠城外民居及船隻而去副總兵許泰
游擊邵永等兵出霸州平口賊猶易之泰等迎戰斬數
百人賊始懼南奔於是天津指揮賀勇等遏之信安灣
賊復敗泰追擊於東光半壁店擒斬二百七十餘人永

再破之景州鑑橋集擒斬亦如之馮禎破之阜城縣宋
門店擒斬八百六十四人郤永破賊於棗強縣禮義鎮
擒斬一百三十人永及許泰復破之參老集及薛家屯
擒斬四百餘人皆楊虎黨也賊遂東奔至小灘河遇都
司田彬兵殺七十餘人執指揮趙文已而釋之至蒙山
遇副總兵李瑾敗之得其神器盔甲百餘副及蟒龍袍
楊虎因自衣至楊頭賊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之虎等
復破直隸威新河二城劉六等破山東日照海豐壽張
陽穀丘寧陽曲阜沂水泗水費十城十月入長山縣典
史李暹與賊戰殺數十人中矢死劉六等攻濟寧州不

克焚運船千二百十八艘遂焚都水分司執主事王寵
尋釋之劉六等寇曹州屯裴巖集馮禎許泰郤永擊之
賊迎戰斬三百餘級追至集北擒斬又千八百餘人而
賊首朱千戶者爲禎部卒沙長孫所得青州指揮李經
樂安知縣白珣聞賊至先逃益都知縣牛鸞屢有擒斬
功廣平縣知縣魏繼盛城破被逮十一月甲戌陷葉縣
殺三千餘人楊虎破宿遷縣執指揮陳朋淮安知府劉
祥禦之小河口軍敗爲所執既而縱歸十二月攻靈璧
知縣陳伯友戰敗被執釋之攻宿州不克攻虹縣永城
夏邑虞城陷歸德虎由義門集率九騎渡河武平百戶

夏時兵卒至不知爲虎也擊之虎復登舟斫上土石如雨舟覆皆死指揮使石堅攘爲已功謬云率兵一千僧

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擊沉死

後勘明時陞指揮僉事賞

千金堅提問奪官

虎自河南入山西澤潞遼諸州陵川壺關高

平沁水陽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趙城靈石介休平遙祁大谷諸縣皆殘破殺掠千萬計司府衛州縣官坐逮問者四十二人至是死天殛之也妻崔氏驍捷領其餘衆號楊寡婦軍鏃等復立劉三爲首改名劉惠至蒙城太和官民俱逃散副總兵白玉率兵來戰劉三率五百餘人衝入殺官軍一千餘人得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

器七千餘件攻沉丘縣先塞其城鏃等挖城而入殺都司王保縣丞杜斌及軍民一千餘人至鹿邑縣官吏望風逃散擒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願與劉三爲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釋率衆賄賊求免攻許之至上蔡知縣霍恩拒守城破恩及典史梁達死之攻遂平知縣王佐及縣丞毛繡死之連破遂平舞陽至葉縣知縣唐天恩及其父政七人皆死之固始縣致仕縣丞曾基被執使控馬不從死息縣致仕主簿邢祥詬罵死鏃等謂兵法無主必亂奉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鏃副元帥小張永前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孜

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其餘各有
名號衆可十三萬列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偽牌帖
下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且戒其黨無殺
平民至舞陽破城劫庫釋囚有僧德靜妄言唐府宮人
所生留之欲奉以爲名破封丘殺鄉官御史宋紀攻鈞
州知州李邦彥力捍不能克怒聲言屠城錢繼至以故
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去之破寶豐縣僉事孫磐賈黃
榜招撫錢復書云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
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土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
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榜逝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

尹妻子者殺之攻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揮詹濟拒守頗
有斬獲賊增至三萬城破指揮辛澤任綸知州李德仁
皆逝采濟獨死鄉官御史任賢助戰守并一家十三人
皆死居民死者三千人而劉六等在沂莒間邵永等追
之至濰縣斬獲八百級招降五百餘人賊黨張興張旺
馬五皆遁六等自山東丘縣奔突廣平曲周威縣北奔
新河南宮棗強冀州轉至衡水縣攻入之以失事逮白
玉論死伏羗伯毛銳駐河南馮禎時源金輔等兵屬之
太監谷大用陸完駐北直隸山東李瑾許泰邵永陳勛
王杲熊偉劉暉等兵屬之都督僉事馬昂充叅將徃鳳

陽等處聽調賊犯虹縣蒙城趨徐州黃家閘渡河官軍不能禦治罪陸完兵至東鹿安州戰捷賊犯霸州報至爲七年元旦之次日京師大震兵部尚書王鑑計續調宣府邊兵已到涿州時夜已沉留城門鑰疾走火牌令亟趨霸州都督僉事溫恭守草橋衛勇守蘆溝橋指揮同知福英守羊角各領京營騎兵一千守備太監武忠督指揮陳增嚴衛陵寢十一日 上抵郊壇行禮次日還宮上下帖然時京中伏奸甚多燕山左衛軍王宣及其子欽與賊交通資以兵器京中動靜賊輒先知之皆此屬所洩事覺權奸尚有庇之者法司執奏乃得正法

又大通事王永與賊約爲內應而 上不知群奸互掩蔽亦不敢發賊尋入大城縣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迎戰被殺至湯陰爲官兵所敗攻唐縣者三知縣陳項固守不能克邢老虎病死伏羗伯毛銳戰敗于長垣徵還二月趙鏊等破沁陽確山遂平等縣焦芳走免掘其先墓縛衣冠于庭樹劍斬之曰恨不爲天下手誅此賊破永城西華知縣王鼎李景皆死之副都彭澤咸寧伯仇鉞提督軍務往討河南賊中錫得罪後內臣謂書生不知兵有陸閭者給事乾清宮頗有武幹推往督軍復監鎗名色以司設太監尹生領之谷大用已先往陸完軍

奏帶者不可勝數軍中洶洶而澤與完劑調善處人心
少安賊掠利津殺都指揮周琮入萊州界殺指揮僉事
蔡顯遂往斬黃等處陷睢寧蕭礪主簿金聲等戰死郤
永追敗李隆于陳村店敗劉六等於宋家莊共斬首四
百餘級陳勛斬三十七級王杲一百五級賊二萬餘騎
駐西平縣時源馮禎神周金輔擊敗之賊走其半奔入
城我軍塞門賊懼升屋迨夜縱火焚之斬千餘級焚死
者倍之擒渠魁二人劉暉追至滕縣呂孟村衝擊大
破之追奔百餘里斬九百餘級俘二百餘人三月山東
布政姜洪乞休因陳除寇安民事宜畧曰李隆楊虎起

目文安不過二三十人御史陸芸于所屬申報漫不經
意賊始聚至四五百人勢漸猖獗其後山東殘破州縣
凡九十餘處延及南北直隸河南山西此事機之一失
也隆虎轉劫河南山西而劉六劉七復自霸州流劫濟
南青州不過六七十人初不攻城殺人惟掠衣糧自給
意望招撫其後始與隆虎合衆至三千餘人陷齊河高
堂及南宮棗強殺人盈野國威已損而議者乃欲招之
此事機之再失也李瑾軍初至精銳青城之捷捕漸千
人乘勝逐北一舉可盡而困憊之餘不能前進遂令賊
得招聚勢復大盛此事機之又失也 皇上以師久無

功復調邊軍河南一遇彥名斬首二千餘級再遇劉六捷又倍之若邊軍四合全功可收而黠賊詭計每戰則置脇擄于前行小衄則率親兵先遯所以我軍屢勝而渠魁終不可得也兵法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今賊一人常兼兩馬一日夜馳二三百里椎牛倒廩資食于民而我軍所過續食易馬賊聞將至列營待之則是賊常為主飽而逸我顧爲客饑而勞又官軍一道而行既不設奇分兵合勦又不據險設伏邀擊及至近賊賊又乘間去矣事之不克皆由于此臣聞冬月以來賊亦困乏攻城不得掠野無資且南阻黃河西阻太行其往復循環不越二路西去則自魚臺濟寧金鄉過小灘趨河南彰德衛輝大名北走則自海豐霑化泊頭趨滄景河間霸州宜分兵駐于濟寧德州海豐每處各二三千人列營休士各守信地責以成功賊自河西河北被驅而東者則山東之兵邀之自山東被驅而西北者則河南直隸之兵邀之使其不得休息若官兵不足山東人心思奮旬日之中數千人可集使與官軍相爲犄角河南直隸亦然賊庶可平不則其患有不可言者從之仍留洪視事賊自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西走紀功御史雷宗先知汝陽縣欲往舊治自耀巡撫鄧璋亦徂于

一勝過汝寧朝唐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亡其勢復振攻鄆陵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等縣所過殘害遂至河南府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復部伍賊乘我饑罷率眾迎戰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馮禎及時源神周方列陣而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見陣亂麾眾突至禎下馬力戰死焉後璋被劾宗下錦衣獄破鄆陵縣知縣孫讚餽賊得其金帶主簿王昱縋城而逃死傷者三千餘人致仕尚書劉璟家為賊所劫亡其誥命五月王杲遇賊于蒙村戰死滕縣之勝賊奔登萊陸完師次平度州發郤永溫恭白玉追勦許泰軍萊陽策應張俊軍萊

州劉暉軍古縣集李鉉軍南村集遮擊於是永趨嵩淺坡村恭玉趨界河所向破賊暉追之於古縣集東都指揮傅鎧攻其右張椿攻其左賊大敗而鉉兵亦至乃合兵追擊劉七等七百餘人西走暉別以騎兵追之及於濰河賊拒戰復敗易服馬而逃凡擒斬二千六百餘人劉六等畧羅山縣主簿王續宗死之劉三等自遂平趨朱臯永順宜慰彭明輔及都指揮曹鵬等以土軍追擊賊倉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斬八十餘級劉翰知事不濟奔降仇鉞劉六等圍邳州漕撫張縉調千戶張瀛破走之仍護一帶運舟無所失賊遂渡河由鳳陽入湖廣

僅五百餘人由團風鎮奪船溯流至夏口南儲都御史馬炳然自蜀携家赴官適與賊遇賊易服偽稱吏胥迂之遂登舟殺炳然投於江妾吳氏亦自沉死既而賊焚劫漢口指揮滿弼等追及擒斬六十人其一中箭溺水死獲其屍衆以爲卽劉六云始炳然過武昌三司官出候炳然接之倨時已聞賊在夏口炳然發舟衆相視不以告遂遇害劉暉温恭敗賊於寇縣斬百七十八級劉六子仲淮及劉彥高皆死指揮張勛又敗賊於平原斬錢老虎等賊脫者僅二百餘人蓋賊屢爲邊兵所逼六七氣懾不能復北餘亦衝散假息軍事漸有緒而河南妖賊趙景隆以白蓮教惑衆自稱宋王復出糾集趙淮蔣三楊林楊玉千餘人皆絳色衣巾作亂自河南歸德濟陽集轉掠至鄴陽城巡視侍郎叢蘭令武平衛指揮石堅亳州知州張思齊等率兵擊斬之并擒其黨五百餘人楊寡婦掠濰縣指揮喬剛禦之賊少却僉事許達復敗之於高苑令指揮張勛邀之於滄州米家屯俘斬二百七十五人閏五月劉三自河南入羅田轉掠黃陂都指揮陳表與戰敗之乃還據羅田都指揮潘勛保靖宣慰彭翰等擊破之俘斬凡五百八十餘人仇鉞擊賊於光山神周姚信爲左時源金輔爲右大敗之斬千三

百九十八人盜奔六安州諸將進至七里岡敗之賊分爲三神周追趙風子姚信等追賈勉兒二賊急復合周信與戰於宿州應山皆捷賊遂遯去源及金輔陳珣追劉三由黃陂光羅至桐栢南召連敗之三夜從十七人奔嵩縣道亡者半至土地嶺窘甚自縊指揮王瑾斷其首張永兒以七百餘騎走輔等邀之於上蔡瓜皮店無一人脫者前後凡斬四千七百二十二級俘百七十人降者七百餘人都指揮朱忠夏廣復追擊賈勉兒於扶溝及西華小窩鎮賊奔沙河溺死者甚衆復追至永城虞城勉兒屢敗變姓名匿於項城之丁村老人王斌獲之餘衆遂潰周等復追至上蔡縣瓜皮店及宿州張山集息縣許家莊俘斬又千七十餘人趙風子走德安自髡爲僧匿江夏護衛軍趙成獲之悉送于官劉七等沿江劫掠彭澤仇鉞自湖廣而下駐南京陸完自山東而南駐鎮江協勦分調劉暉於鳳陽徐邳等處巡守六月劉七等船十三艘自黃州下九江經安慶太平儀真以達鎮江所過殘滅嘗泊船于和尚港去南京僅六十里張帆上下迄無禦者操江都御史陳世良武靖伯趙弘澤被劾戴罪自劾七月劉七等欲自通泰登岍還山東爲揚州兵所拒復溯江過南京犯九江賊在山東者雖

已敗奔間復嘯聚少者百十人多或千人自寇縣劫朝
城大同指揮趙琴追之斬七人琴亦戰死復掠寧陽鄒
費諸州縣巡檢劉斌潘佑禦之皆死旋亦破滅八月劉
七等自安慶而下復踰南京抵瓜洲殺傷官軍仍自大
江下孟瀆河有舟三十餘衆六七百人陸完追至鎮江
留總兵官仇鉞駐守溫恭以騎兵駐江北劉暉郤永等
以舟師趨江陰自率都指揮孫文傳鎧趨福山港七月
十八日賊至通州通判胡嵩指揮劉葵等禦之賊不得
登岍其夜颶風大作舟壞乃奔保狼山二十日賊五舟
爲風所飄至西洋港文鎧敗之二十一日完命同知羅

瑋等爲鄉導夜引暉等登狼山列陣以戰賊敗奔山頂
矢石交下官軍多傷者暉與千總任璽自山北永自山
南皆持盾自蔽揮刃而上彥名中鎗死賊黨多墜崖者
劉七率親信數十人下山欲奪小舟以逃官軍列岸濱
齊射七中箭溺水死餘十二人奔入泰興殺主簿黃璉
并殲之九月命剉賊首劉七齊彥名屍梟首霸州陳翰
與前所獲賈能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
隆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誥闕下詔皆處
殊死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上不聽
尋以皮製鞍鞴上每騎乘之敘功咸寧伯晉侯彭澤

陸完俱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何鑑太子太保並蔭一子
世錦衣餘陞賞有差并普賞公侯閣部大臣內侍加祿
米蔭弟侄隨帶官錦衣者千數是役也前後報功至數
十餘萬勅獎十餘次犒賞費二百萬其殺降冒功者寧
杲爲甚杲在劉瑾時已陞叅議瑾誅被劾以任外得免
復資緣內臣得陞保定巡撫盜過阜城交河發兵追之
不及掠殺二縣義門等村居民王秉仁等一百六十餘
人斬首而去又于景州道上逐田中耕者殺數十人有
一家四五人俱死者又以賞軍爲名各州縣索賄無厭
累劾不聽嘉靖初謫戍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

西塞下蓋祖駱賓王姚泓故說近日楊應龍亦如之此
是載鬼何止好奇天下第一克惡何但人不容天不容
自家亦容不過一死未足償萬一蛇蝎之餘狗彘不食
更于何處着脚如駱之才華姚之仁厚人憐之設爲此
語兩人死去自有安頓處何至偷生爲亡命逃虜披毛
野人也

高伯宗曰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
薄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祖
宗之慶澤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
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罔已失策

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耶
成敗遲速幸不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
崇顯是惡足爲賞罰邪要之摧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
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騫中原身當其難則
彭澤之勞勩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
豪傑遠圖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爲犄角豈完等
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鈞州城不屠而入泌陽掘焦芳先
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謂其無良心也

朱史氏曰流賊猶鬼風也有人于此勝理欠密卒然乘
之幾乎遍體浮腫心腹不寧而要之元氣尚充有剝膚
難收之苦無瓦解必傾之勢元氣者本也本不傷則力
猶勁 秦陵所留厚矣易世未幾人心方固雖內豎逆
天濁亂官府而 廟祏有靈俄焉殛滅事從反正才俊
滿朝彭澤尚已陸完疵于品而饒于略大武山人誠亦
不凡重以邊之健將精卒驅醜輩納江之湄海之溼人
謀已盡卽微颶風殘敗之餘其能漏網乎獨馬中錫清
直之品用違其才置非其地賫志以沒千古爲恨當時
楊文襄秉銓條陳兵事班班中肯李文正當國疏朝上
夕下本兵王鑑亦非執拘悞事者乃獨不爲中錫地使
之桑梓掣肘爲忌者所快嗟乎時方禍結人亦數奇真

無如之何矣

劉瑾之變

正德五年八月十三日戊申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
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之又自稱云
賜姓鶚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 孝廟時犯
法當刑主事朱恩寬之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 孝
宗大漸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受顧命謂東宮聰明
但未知好學先生每常當請他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
既賓天 上卽位瑾方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
俱得幸導 上逸遊凡遣詔中革監鎗各城門監局內
官與大漢將軍千百戶俱格不行時時爲 上言弘治

問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 朝廷徒有空名又言天下
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自潤今後令代者各
入萬金爲貢不猶愈于賂司禮監乎 上從之悉更置
如堽言諸中貴遂皆以貲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
又奏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不
勝擾先是苗達率師禦虜報功多虛冒曲事堽得懽心
回而濫叙者甚多衆不敢問然猶憚 敬皇帝節制未
盡肆及是傲然率其同黨先 上意向迎而道之舊制
視朝臨幸隨 駕內官皆有定額每遇登極必一簡選
至 郊廟尤肅帶刀披甲者絕少蓋敬天事神爲重不

敢過多夸曜也至是漸增且至數倍賜蟒玉內府乘馬
不可勝數每出明盔甲炫服擁簇看牲時享填塞殿庭
南郊尤甚元年正月傳 旨劉瑾管五千營時已自鐘
鼓司改內官監尋提督團營 上旣信任得自便視朝
太宴時或微行大學士劉健等憂之先後屢疏力諍或
報或不二月極言臣等伏見 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
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卽位之
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
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
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

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卹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見批答若以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

各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報以待斟酌行然瑾等蠹惑旋卽若遺九月太監崔杲等往南京蘇杭織造奏討長蘆鹽萬二千引部科皆執奏不允尋請與六千引半與價銀工部請勅健等言勅不敢撰乞收回成命照部初擬俱給價上意未決猶欲全予鹽引乃于日講罷召健等問曰崔杲所請鹽引可全與之健等奏曰得價已足用矣上曰旣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等曰戶部亦是爲朝廷搏節用度上曰該部旣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卽以引鹽與之聽其變賣不亦兩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費多

上曰何故東陽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曰此輩若得明旨卽于船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燄烜赫官吏酬應少誤卽加笞辱隱忍受之至鹽商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呼冤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中也必有三四箇好人壞事者十有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如是者言至再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尋再疏得允時災異疊見五官

監候楊源以星變疏諫杖謫死于塗健等極諫求去報以改過盡心輔導不允辭健等時涕泣至十月將劾上會司禮監太監王岳素惡瑾等密疏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八人示健乃連章劾請誅之留中未下上命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閒住之意健等以爲處之未盡皆正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寬等辭去其意未決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聞之令李夢暘草疏倡九卿科道伏闕固諍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于

八人明晨健等持之急 上驚泣不食諸闈大懼相對
泣 上遣司禮詣閣議一日三至健推案哭執不肯下
岳獨稱曰外廷議是明日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
文者曰公疏云何文故不應托吏侍王鏊趨詣閣候健
語王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司禮手
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
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不能吐
一語司禮謂文曰此疏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
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位靡所匡救
上始踐阼遊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司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鏊前謂司禮曰
設 上不處奈何曰我頸有裏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
闈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猶不肯下夜瑾等逮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餒狗 上
色動瑾又進口害奴儕者王岳輩爾 上曰何謂曰岳
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
廷議狗馬鷹兔岳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
不過連結內外去其所忌制 上出入自行私耳益伏
地痛哭 上怒收岳及亨智于東華門外瑾又曰狗馬
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

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立詔瑾入掌司禮監事閣臣知事已中變因言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其禍猶緩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必至于亂亡而後已且邪正不並立今此數人者滿朝皆欲決去陛下知之幾欲去之乃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疑懼此數人亦恐不自安上下相猜內外不協禍患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皆上疏求去獨允健遷雖給夫廩賜勃乘驛而意絕淡惟恐去之不速亦不俟再疏存舊體也岳等發南京充淨軍死于臨清舟中惟徐智以

計免方諍時東陽策內黨膠結未必勝閣中舊臣止三人若俱逐必新進者用事次當屬焦芳芳同年也原以侍讀謫外累陳乞得復至今官切齒在廷諸臣又陰賊無賴一日得與閣權無以壓之必內外叶應大逞其志禍有不可測者故獨嘿無所言瑾果德之不允辭二老去位以八月十三日戊午至十七日壬戌傳旨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并採人望加王鏊學士入閣進東陽少師芳欣欣得意東陽委蛇難爲前鏊悒鬱不樂爲後矣旣事出不意衆皆駭愕且爲二老惜給事中呂狝上言二臣受先帝付托隨事救正思以盡職今輕棄老成誰

與共事歷指不可聽去者五下部議如狎言不聽劉蒞
又以爲言亦不聽日伺韓文無所得適有解贖銀輸內
庫事覺歸罪于文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申救文遂
落職并除昂名瑾益自恣乘上遊宴時彙諸章疏瑣
屑者進上覽而厭之麾去顧曰要汝何用瑾遂徑自
裁決上皆不聞方人情洶洶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
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珩遍示諸司兵部尚書林瀚
聞之歎息南給事中戴銑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
方劾太監高鳳并其侄錦衣指揮高得林又與南御史
薄彥徽貢安肅王蕃葛浩史良臣李熙任諾姚學禮張

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各具疏言
健遷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上晏朝廢事與六
七內臣新進佞幸遊宴馳騁射獵等事上大怒差官
較械銑彥徽等下鎮撫司獄鞫問主事王守仁救之杖
三十謫驛丞御史陳琳亦有疏降縣丞而任諾王蕃詭
奏事不與知獄具請法司擬罪詞連承慶瀚珩洪狎蒞
承慶停半祿閑住瀚珩各降三級致仕杖蒞洪狎等三
人銑等六人彥徽等十二人于闕下昭道弘乾元
逮未至卽南京杖之俱令爲民旣而吏部擬降瀚爲浙
江右叅政珩爲兩淮運同俱致仕報可南副都陳壽疏

救除名李夢暘以附韓文主事王綸以附劉大夏御史
潘鏜附王岳並予致仕時官寮以忤瑾意下錦衣獄者
管衛事牟斌頗善視之杖皆從輕瑾怒調之南京以徇
私壞法逮杖降百戶閑住而先後大臣若馬文升劉大
夏楊守隨張敷華張昇閔珪俱去位焦芳在內閣與瑾
爲姦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如出一口其所中傷無
不立應恨韓文李夢暘必欲殺之先逮文至京罰米一
千石又以文卷不明再罰一千石夢暘者逮至幸有救
得免禁益嚴尚寶卿崔璿冊封副使姚祥履任戶部郎
中劉繹督餉工部郎中張瑋以乘轎璿祥繹枷長安門

瑋張家灣凡歸家枉道請告違限到官愆期者皆黜降
有二進士亦與致仕尋隙嫁事坐罪者不可勝數人人
重足立惟工部員外郎錢仁夫得請致仕人以先見不
與難歎美之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南祭酒章懋太常卿
呂當病歸爲榮列劉謝韓文等五十六人頒勅令鴻臚
寺宣讀榜示天下其文或曰焦芳所爲瑾旣不通文義
大小章疏持回私家有禮部司務孫聰其妹夫也不謹
黜歸囑大同巡撫崔巖以贊畫薦改兵部留京張文冕
者華亭人爲諸生被革潛入京投瑾門下用事所携章
疏皆二人閱之撰僞旨付出施行多或累數百語任其

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引樹私人曹元劉宇楊玉曹雄
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為腹心爪牙谷大用先主西廠復
立內廠自領之惡少石文義沈彬左堂郝凱等信用入
錦衣詞察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
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
通政司者謂之白本至有本內不書名稱劉太監者
院書其名 吃責謝罪 中外大權一歸瑾不復知朝廷矣大裁內外
官五百八十餘員革河南山東西鄖陽薊州保定蘇松
鳳陽雲貴巡撫魏公徐備奪無錫莊田撫按艾璞曾大
有已奪還之民再遣往勘盡與魏公艾曾成南海寧王

暗相交結復其護衛屯田凡事先以威脅賄賂隨之選
法獄情任意顛倒陞官謝薄者隨即革職加賄又輒用
之或竟自傳本或別本帶批惟所欲為不顧理法各處
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賄瑾故兢為
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人稱
立地皇帝創為新例罪無重輕決杖永遠戍邊枷號
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科道官下獄且
杖且枷且戍以為常都給事中許天錫至懷奏疏謚邸
舍其有降調為民者反以為幸一日蚤朝有匿名文書
一卷傳 旨詰問執後班五品以下三百餘人送鎮撫

司審究次日李東陽等奏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詭計正欲於稠人廣衆之中掩其形蹟而遂其詐術也各官倉猝拜起豈能知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併置縲紲互相驚疑且天時炎熱獄氣薰蒸若拘繫數日人不自保惟望先行釋放然後密加體訪寘之典刑上從之得釋時曝而歿者刑部主事何鈺順天推官周臣禮部進士陸伸暘而病者無筭劉謝旣家居岌岌不自保劉二子恩生

偕南通政程文謝之子編修丕弟主事迪皆革職意猶未已復勒劉謝爲民先是詔訪舉懷材抱德之士浙江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

盧徐文彪四人應詔所司未覆四人屢奏求用瑾以四人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罪之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可應詔者何餘姚隱士多如此必有徇私援引之弊遂下禮等鎮撫司鞫問吏部尚書劉宇阿瑾意劾布政林符邵寶李贇叅政伍符叅議尚衡馬輅知府劉麟推官謹聰知縣汪度訪舉失寶而鞫詞連及二老瑾持至內門必欲逮併坐且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瑾意少釋焦芳抗聲曰縱輕處亦當除名旣而旨下如之禮等謫戍邊衛符等各罰米三百石聰度罷職且著令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奪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雍泰

樊瑩官焦芳故怨大夏言藉其家可得金數十萬遂以
岑濟事與潘蕃並逮坐以激變王鏊及左都屠瀟力救
謫戍極邊又并與劉謝諸公皆奪誥命因而連及者六
百七十五人前尚書秦紘以家人誣告侍郎黃景通政
強珍以鄉人訐奏都御史錢鉞以榮府祿米皆受害紘
家貧無所得強氏二子坐斬景高安人鉞新城人家人
皆戍邊流離酸楚號慟之聲人不忍聞并連及在事諸
司皆罰米三百石二縣人照餘姚例不得選京職又用
焦芳言江西人皆不得任京職截其科額至五十名獨
增陝西試額三十五名爲一百名焦芳因之河南增十

五名與山東西皆增爲九十名芳子黃中怨不得鼎甲
卽授編修宇子文傳改庶吉士未幾亦編修自謂西人
凡其鄉陞見者必注目有一少鄉盤珊拜起不成禮馬
永成等笑曰此公卿人耶瑾大慙會安定人吏部郎中
張綵至貌偉聲閎儀度閑雅瑾大喜退而引見卽填文
選郎中未幾陞左僉都吏部左侍郎代劉宇爲吏部尚
書用事言無不從更出焦芳劉宇上值大觀各布政餽
銀二萬兩出差官皆有獻給事中周鑰過淮安貸所親
知府趙俊千金爲餽許而不與自刻桃源舟中給事中
邵夔查延寧功次縊于公署所得不可勝數張綵醜之

謂利歸于人得不過十一乃更反之歛餽者皆得罪遣科道四出稽考錢糧鈎查故案牘凡缺少者浥爛者悉罰賠補動至數十萬先後巡撫馬中錫鄧璋王宗彝周南王嵩及管糧郎中知州逮治數十人皆押赴本治責償嵩至籍沒所償之數自上及下盡皆分派少亦不下千餘科歛攀染靡有紀極初諸邊鎮屯田大墾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貲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停發修邊銀盡取入京廣東庫銀取三之二省城至五十三萬輯事者四出南康民吳登顯

三家端午兢渡邏卒以爲龍船密報皆坐極典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隣有瞰河而居無隣者以河外民坐之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卽舉家收捕殺人取貨官較所過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威屏息惟恐得罪查各邊屯田倍增其稅設巡鹽巡捕等官搜索騷擾遂遍天下貪黷公行盜賊蜂起遣御史甯杲等嚴兵捕殺愈熾亂從此起矣擅政三四年疾視廷臣皀皀欲噬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率叩頭爲一拜禮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不敢仰視卽所厚者時亦厭薄真翰林官平揖以擴充政務爲名改南調外爲民者二

十人甚至重定官額其豪爽不能致且敬憚不敢加害者惟康海一人夢暘之免康實投袂往見大喜立解副使蔡清按察使王雲鳳皆有盛名召爲兩京祭酒頗敬王鏊信李東陽鏊戚戚不能安位贖贄俱絕則曰王先生何自苦如此東陽有言時亦曲聽韓文之得免楊一清以邊費逮平江伯陳熊以漕事幾革世爵亦得免罰米輸邊倉者就本地皆其力也而怙終不悛卒聽鏊去東陽托纂修誤字奪俸示威雲鳳亦被訕弄惟清先卒不染若楊廷和失瑾意出之南京旋加尚書召還入閣王瓊以謝禮薄與南轉北止與試職尋亦安位無患似

天意所留亦未必非東陽之力而議者謂它有謬巧則吾未之敢信也京城南大起玄明宮占猫竹廠草場并小民房屋墳墓幾千區奪長寧侯周或賜產術士余曰明余綸余子仁輩出入其家以瑾侄孫二漢者當大貴遂有不軌圖一切四方灾異及天象有變俱令勿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太監蔡昭潘午爲造弓弩矢皆私貯之其謀日急會寘鏞反寧夏以誅瑾爲名 朝廷已遣都御史楊一清總督太監張永監軍討之瑾復用其黨陳震先往措兵餉將取爲功未至寘鏞已擒永故與瑾在八黨之列瑾後嫉之言于

上發往南京榜禁門勿使入永知徑趨 上前訴已無
罪爲瑾所間 上召瑾相質語不合永卽奮拳毆之谷
大用爲解且置酒釋憾馬永成欲陞所厚邵琪錦衣百
戶瑾持不可丘聚主東廠恣肆以它事忤瑾奏發其事
調南京王琇建新第大內誘 上居之因奏賈人居積
瑾怒罪其人得止同輩多怨之雖威行宮省其勢實孤
至是永將班師楊一清說使誅瑾爲天下除害永許之
初議八月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永者
永遂十三日入瑾愕然以 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旣
禮成 上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

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 上已被酒俛首
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齏粉 陛下安
所歸乎永成等共詆瑾 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
之 上乘馬繼後往時夜半瑾宿于內直房聞喧聲曰
誰也應曰有 旨瑾亟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
啟東華門繫于東廠復分遣官較封瑾內外私第明日
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
內閣遂降 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 祖保民以安
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
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歎之

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閑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卽令燒燬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卽會衆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重議擬以聞事倅從中發邏卒飛騎交馳于道黃紙黑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丁酉下瑾于獄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籍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僞璽一穿宮牙牌五百扇中所置刀二及衣甲

弓弩之屬 上大怒曰奴果反乃以付獄于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奏入 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于午門前訊鞫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俱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已追者仍給之補賂浥爛糧米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返其田宅韓福黜爲民劉侏曹謚革職閑住神英奪爵仍爲右都督焦芳劉宇旣致仕已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旣而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之噤

不能出一語諸公卿稍稍退獨駙馬蔡震折之瑾仰曰
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于汝呼官較拷
掠是日微震幾不成獄戊申大理評事熊桂成獄詞奏
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寘重典命狗于市凌刷三日不
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榜天下行刑之日仇家
以一錢易一鬻有得而生噉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
相賀故事內臣父母無贈典瑾父雄先已贈都督同知
母劉氏一品夫人兄景祥官亦如之景祥病贈三代給
誥命既死賜祭葬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
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設祭重致錢帛謂人

辭靈初京師私語籍籍謂中秋日傾朝送葬同惡已定
計爲變時夜禁甚嚴見星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
聽者聞兵甲錚然相繼不絕及瑾死先葬期止二日方
密 旨封門曳景祥棺棄于路旣而剖焚其屍人並快
之餘黨分別治罪李東陽疏言臣誤蒙 先帝及 陛下
下委托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
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
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瞻
黃逼令落底真偽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于
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

閣然玉毀積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
降俞音放歸田里 上曰卿受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
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
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卽令各衙門逐一
查革改正其最顯着者多至百餘件工部改正十九事
內拆瑾京城內外原立祠亭石器止存其父母墓石
旨朝廷內外官一體內臣建祠造墳亦舊制也該部不
諳事體堂上官奪俸二月該司官三月蓋瑾雖死內臣
用事如故各恣所欲爲乃于經者言于 上往通州張
家灣置皇店權商賈舟車微至擔負之利亦皆有稅中

外怨之然所進者僅八萬餘皆入橐僕隸侵亦數萬建
香山碧雲寺自治坐域請祠額二作費以百萬計皆出
內帑 上亦嘗幸焉凡二日乃還并贈其父母張雄者
其父銳後妻悍甚雄被逐自宮遂怨其父旣貴不與之
見同類亟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旣乃相抱
而泣遂爲乞恩超授銳後府右都督猶以支俸爲疑兵
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讜勤誠受知 聖明加以祿養亦
不爲過詔令銳帶俸朝參劉允爲司設太監正德十年
往烏思藏賫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
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

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璣爲旛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從人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爲之一匱勅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導行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艍艫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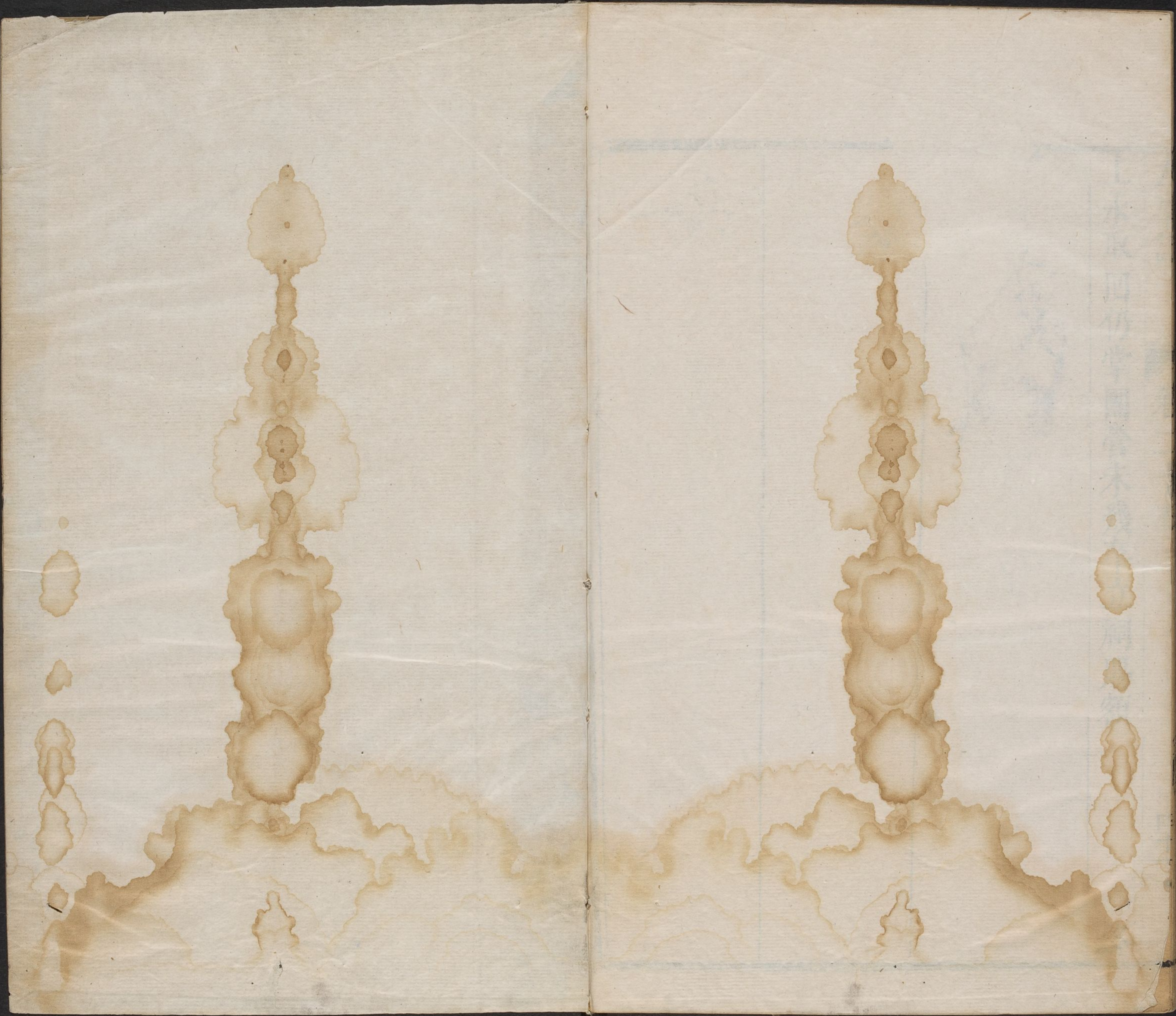
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疾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矣先所奏帶太監劉宗等八人錦衣等衛官舍韋祿等一百三十三人物故者十九所請勅書皆失去其後于經侍上上旣感疾飲食多不當意經挾寵應對時有觸犯上怒曰此豎愚戇至是其實內書館令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晨至夕必常在館俟其知悔出言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俛首與

諸內豎齒自是疎斥不復得見 上以死惟張永一人
持正亦爲輩中所陷閑住幸 上聖明知其枉九年起
掌御用監虜患仍命總制宣大山西延綏軍務因發營
兵三萬京兵六千太監張忠督之聽永節制忠請自爲
一軍不許虜退召還十二年甘肅告急復總制進兵斬
七十九級隨護南征周旋王新建收善後之功而雄後
入司禮監張銳居東廠得幸爲首皆弄權納賂勢行中
外逆濠前後饋送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稍不順
卽中以禍人尤畏之張忠克暴屢以提督軍務僞功受
賞時談武藝誘 上巡遊窩盜官軍不敢捕見流寇記

它如孫和謀管團營挾勢通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
侵欺料直括歛役錢公私蠹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
英劉拳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
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銳雄及錢寧出爲鎮
守復賄江彬扈 駕巡遊與進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
女婦科索民財甚於狼虎 上爲此輩所悞天下莫不
恨之宦官之禍于斯而極 世宗卽位重者發 孝陵
充軍或司香弟侄封伯者皆奪張永亦不免降奉御南
行餘送都察院鞠治要不過革管事閑住其焰頓熄其
罪固不得而正也嘉靖五年楊一清召入爲首揆言于

上永取回仍掌團營未幾卒立祠賜額

終



七水及四仍學園會本...

